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四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四目録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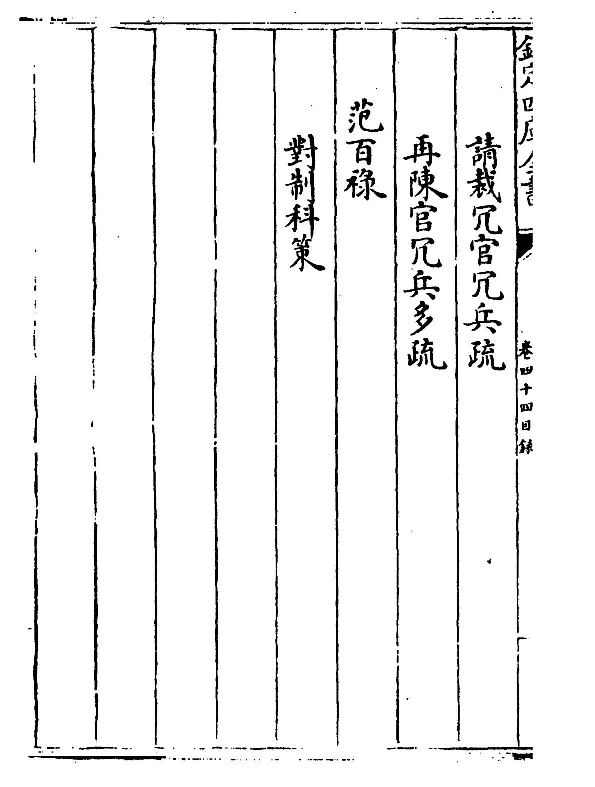
韓琦

諫垣存藳序

富弼

辭定策遷官奏

司馬光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四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仁宗朝弱冠舉進士歷官至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右僕射封魏國公加司空兼侍中有威名識量英偉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安社稷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

進言一衷於理而出之以至誠得古人臣獻納之義

諫垣存藁序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異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為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鈌擢授右司諫而畱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

折廷諍之難蓋知體得宜為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知而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為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

重戮進登掖垣實前自為誡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衮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為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

歷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仁宗復制科舉茂才異等歷官至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鄭國公

弼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神宗時王安石用事因疾求退雖家居凡事關利害必切直言之

辭定策遷官奏治平元年四月上初仁宗無子英宗以濮安懿王子養於宮中

仁宗崩帝嗣位喪次感疾不知人慈聖皇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益甚多過失太后有廢立意疾差乃已帝由是心懷不平太后尋還政於帝而侍養猶多廢缺至是論定策功加弼

戶部尚書

弼具奏辭

至中益著惓懇

陛下錄臣先帝時微勞曷若報皇太后今日之大恩臣

思皇族中於仁宗洎皇太后校其親疎與陛下同者多

矣就衆多中獨取陛下為嗣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其為恩德可與天地比其高大陛下如何報答則可以

稱副而於仁宗不能謹祭祀於皇太后不能備孝養此

皆人子常分尚多闕失况敢更望他有所報乎陛下向

者服藥天下之人自不驚怪今陛下清明剛健專决萬

務而祭祀孝養之闕殊無增加朝廷臣僚始知陛下孝

心果不至非疾恙使之然也臣實不諭聖意何縁而若此若為仁宗常有小慼則陛下終不得立矣若為皇太后不當垂簾則又因陛下服藥從大臣之請況今來已盡還政於陛下矣垂簾終不能分陛下之權也二事已過盡可釋然豈宜蓄懐為恨而終不可觧谷風所謂忘我大徳思我小怨者也陛下豈可忽虞舜之大孝慕幽王之亂風詩小弁刺幽王也臣甚為陛下痛惜之皇太后垂簾日嘗謂臣與胡宿吳奎曰無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臣

等共聞此語實為傷心又向者竊聞先帝諸公主陛下易其所居以安巳女亦未嘗聞陛下畧加恩煦恭惟先帝臨御天下四十一年仁恩德澤入人骨髓以至徧及蟲魚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餘年自布衣擢至首相其恩德可謂至大今日不忍見其孀后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遷寵還得安乎仁宗與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為報臣於陛下不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勞何賞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恩錄

臣英曰慷慨淋漓極言昌論絶無隱避富鄭公真能言人之所

絲髮之小勞可謂顚倒不思之甚也願陛下外則以仁恩道德訓天下結人心内則以純孝恭恪奉仁宗事太后則臣雖歠菽飲水奔走陛下左右以死無悔苟未然也陛下雖日加爵位金帛之寵臣亦萬無可受之理臣又念天下事粗存祖宗法制百官行之萬方奉之况陛下方在諒陰或未煩聖慮其所急而宜先者惟是仁宗一后五女所謂孤遺而百官萬方力不能及其休戚係於陛下一人之手者切在陛下照卹之恩憐之則天道

難言者

助人情歸子子孫孫自然享福無窮也夫幽則有天道明則有人情陛下勿謂天冥冥而無所聞人蚩蚩而無所知遂不顧恩義略無畏憚也臣賦性狂愚不識忌諱因辭恩寵妄進瞽說惟聖慈矜容而納其一二奏入不報又奏至六七上乃優詔答曰洪惟仁宗皇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皇太后子育朕躬方以天下之養承顏於朝夕烱敢云養之至乎又不允辭賞至於再三弼乃受之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仁宗朝進士歷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贈太師溫國公

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歷相四朝忠直如一

通達古今故發必中的

境山丘濬曰光所謂求名不求實詠文不詠意二言者切中後

上殿論御臣劄子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茍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如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

世考課之弊人君用人誠能專而久則人人得盡其才究其用而人所毀譽之言久亦自定於是因其名以責其實就其文以求其意則用舍當而賞罰公矣

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臯陶明刑伯夷主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去迭來易地而守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

臣衒奇以疑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
積獘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
邪者無不仕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
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
行罰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為善者未必賞為惡者
未必誅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
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
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

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寛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顧陛下力行何如爾

請定儲貳疏嘉祐元年八月先是知諫院范鎮首議建儲不從光聞而繼之又與鎮書言此大事不言則已一言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光亦累奏此

第三疏 光方為
集賢校理通判

臣聞書曰遠乃猷周書康誥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雅板之篇况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諱忌不於安治之時豫為長遠之謀此患難所由而生也自古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其或謙撝未暇則有司為請之所以尊社稷重宗廟未聞人主以為諱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强則茂基壯則安

臣廷敬曰言不切不能達意而過切或乖大體惟積誠而有學

令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茍有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為大然而各思忤主之誅莫敢進言獨臣不愛犬馬之軀為陛下言之歷覯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千六百年其間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天下朝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鬭蓋自上世以來未有若今之盛也且國家於州縣倉庫斛糧尺帛未嘗不嚴固扃鐍擇人而守之況國家融明閎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

者能免於二失此所以為千古不刋之議也

陛下守之乎陛下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則思之卧則計之感歎流泗而不能已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為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芻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廹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

思理淹詳立說明塏

此其為害豈不深乎鄉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而勤求得失臣安敢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斷而行之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於下而姦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被其福其為功業豈不盛哉惟陛下蚤留神裁察

上皇太后疏 嘉祐八年二月仁宗崩英宗有疾皇太后稱制光上疏

羣生無福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繼統哀毀成疾未

能親政恭請殿下同決庶務凡舉措動靜不可不謹戒
留心焉方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大小戰戰憂慮百端
若非君臣同心内外協力夙夜勤勞以徇國家之急則
禍難之生豈可勝諱哉夫安危之本在於任人治亂之
機在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其人
賢能者進不肖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踈則天下何得
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者退不肖者進忠直者踈
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因喜罰不因怒賞必

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濫賞怒則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他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矣凡御下之道恩過則驕驕則不可不戢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萬物者也夫恩者欲物之親已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已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

怨矣爵祿賞賜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而我獨不得何哉是出一恩而召羣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思亂為其上者乃更畏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曰威有時而生慢也如是則為人上者豈不至難哉蓋善為人上者不然恩必施於有功而罰必加於有罪

臣乾學曰太后以英宗之請權同聽政非臨朝者比且后性慈儉於曹氏及左右臣僕未嘗假借而文正疏詞深剴如此其綢繆慮禍之意深矣

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妬者何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也衆人之所惡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姦鎮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功但以自奉之禮或崇重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職左右讒諂之臣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天下也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覲聽以占盛德臣以為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

仁宗即位劉太后被服袞冕同御承明殿出入御大安輦鳴鞭侍衛如乘輿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曾知白仁宗初宰相宗道奎真宗朝宰執殿下當信之用之與共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勲者崇勲為入內都知殿下當疎之遠之不可寵以祿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

其可得乎是故政者正也為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熟察羣臣之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厮役憎如仇讐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棄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羣臣之中職事不修則廢之有罪則刑之雖貴為公卿親為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為善者勸為惡者懼百姓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泰山而坐平原也尚何憂哉然後俟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宫坐享

辭明可法紛附

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絕前古光映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

上英宗疏嘉祐八年四月

臣愚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可守大業擢於宗族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莫不感泣知大行皇

帝能為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為不可不審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訟卦象辭名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為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為而治也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隳頹治亂之原安危之幾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重之精心

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謹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祚流於子孫令聞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更變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

而釋服至於宫禁之中音樂遊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送終追遠之義焉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為其父母齊衰期為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為巳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為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宣帝祖史皇孫宣帝父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光武祖南頓君光武父

此皆循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哀帝尊父定陶恭王為恭皇安帝尊父河間孝王為孝德皇桓帝尊祖河間孝王為孝穆皇考蠡吾侯翼為孝崇皇靈帝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及即位追尊祖為孝元皇考為孝仁皇此不足為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為鑑杜絶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臣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開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欲捐軀爭之亦無及

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

論治身先孝治國先公疏

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恭其親而恭他人者謂之悖禮皆孝經之辭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為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

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鄉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所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之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外如効忠內實求媚以相構間者臣願陛下迎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

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為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禁庭之内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宫勿有所專如此則内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欣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内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

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周書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故曰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

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禄者天下之爵禄非以厚人君之所善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公議也今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遝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讐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

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為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若陛下專居深宫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過目前不為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失實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

質言無飾文復雅健

此二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

上英宗言時政闕失疏治平二年八月

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浮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潁之間親戚相食積尸成丘旣而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癘疫大作彌數千

水心業達曰光
諸疏按本朝識

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庶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原隰丘陵悉為洪波一茵半穗蕩無孑遺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城闕摧圮官府倉廩軍壘民居覆没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為陛下深思其故蓋有三焉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徳爰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入承大統當陛下初得疾

論行事爲三節慶歷也熙寧也元祐也光雖不及仲淹之開濟其灼知國家守成之規模極始盡宋者也

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額爲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爲人之子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英宗初以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立爲皇子後遷齊州防禦使尋嗣位）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

居閒宫希曾省見臣請以小喻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十畒之田一金之産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為後其人既没其子得田産而有之遂踈其母棄其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隣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為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為此猶見貶於鄉里况以天子之尊為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寛仁重違物意晚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捨黜陟未必

皆當及巧設倖門進拔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寒無所伸訴及陛下即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愚賞善罰惡使海内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意差除無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寛此天下所以重失望

也陛下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即政以來

或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外寇使羣臣

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明君

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疎無先無後唯其是而已

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

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

矣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

諸非道說命之辭若必待合於聖意則恱而從之不合則怒

而棄之臣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疎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他人所言為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

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内憤欝之氣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剗塞弊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虚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為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况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况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玆周頌敬之

詳據典禮可正諸家之謬

篇天雖至高視聽甚邇人之所為發於中心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既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蠻夷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嘿復有所陳唯陛下裁察

仁宗配明堂議治平元年正月時翰林學士王珪請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以為不可御史中丞王疇復申珪議光知諫院與吕誨同上議

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

臣廷敬曰議禮之文不難引據經典其簡嚴勁質真氣流溢為

不敢踰也故祖巳訓高宗曰祀無豐於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貴於得禮而已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先儒謂禘郊祖宗皆奉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我將皆周頌篇名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

可責耳

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奄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

可以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為逆祀書於春秋魯僖公閔公之兄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君子以為失

名義正大千古不磨

禮況紲祖而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禮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為便議上翰林侍讀學士孫抃請如前議詔從之光說不行

崇奉濮安懿王典禮議治平二年六月時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光獨奮筆立議珪即勅吏以光手藁為案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

正叔程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為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疑之失矣

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之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

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襄國太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反覆條暢辭有餘裕

禹修方岳貢曰褋引經傳斷以已意有似劉子政

中書集議

議上吏下

應詔論體要治平二年八月

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為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大雅棫樸篇又云愷悌君子四方為綱大雅卷阿篇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

臥子陳子龍曰神宗銳於更制立事溫公以執要之論進宜其不相入也此大大槩與子瞻相表裏蘇用排體此則散行

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為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皋陶賡歌之辭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

立政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兹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重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茍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察之

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閒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燭火研味經史博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日昃不暇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

敘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頹者也而陛下方用為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

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為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偽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

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為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

上者為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為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在一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為方畧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嘗好別遣使者銜命

臣乾學曰州郡之間使節旁午輦轂之地告密紛紜自來論治者以此為患夫別遣使臣者外不信其重臣也置探事員役者內不信其大臣也可乎哉

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是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畧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

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娼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嘗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

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為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數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為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為部内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虚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别遣使者案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

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興無所廢是只使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必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人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為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

臣英曰和平溫雅之中而具真摯淳龐之氣溫公論事類如此洵端人正士之篇也

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為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畧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倘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

者而使之乎若茍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小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聦明剛斷威福在已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切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

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歸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切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很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出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

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陛下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

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苟不為決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為賢或以為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

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小雅小旻篇此言周室之臣不知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人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

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心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下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於再至於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外國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

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雲謀殺其夫有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為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為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横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

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雲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畱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

不泛作辭榮之語故爾可傳

徇其枝葉而忘其根本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以獨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為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

辭職疏

王安石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

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

雪航趙瑚曰韓琦以不改青苗辭安撫之職司馬光以不草新法固辭樞副之官此皆行人之所不能行尚非立心正大操守方正者曷克臻是哉

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𥘉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

備言民事艱難以深斥新法之害周詳懇惻得無逸一篇之意

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臣伏覩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嘗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復外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績之寸寸而成之其勤

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蟲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覩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為嗤鄙誠可哀也又況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强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

守漢王鑒曰入之詩書可以繼豳風並無逸

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惟太宗皇帝嘗游金明池名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為開封尹以善政着聞及踐大位咸平景

德之治為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勑至今稱為精當

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

小民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

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

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

於春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

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緣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

哉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

超然知體之論

怨也伏望太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偽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繇此為始矣取進止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財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鞫皆無事實欲勾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

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為非今海内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掎摭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為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厮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

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横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吏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警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横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警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警訪鹵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為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絶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取進止

五規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上

五篇振挈要領可
謂碩論訏謨而氣
體亦深厚爾雅

臣光幸得備位諫官切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頓足以煩瀆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議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

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戇愚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在昔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所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肻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

臣熙曰歷敘古今成敗千七百年瞭如指掌條恭拵盈議論明

相偶者則為二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強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揺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潰糜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強或失之弱其

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為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相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内三分凡九十有一年合而為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

構難劉石乗舋相繼而起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横流矣肅代已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讐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頹絶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争不息流血成川

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幾希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被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内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勲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有小禍亂不可勝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内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

之世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為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五子之歌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君牙篇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天地盈虚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

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强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獘者補之如是則亘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

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適令不為已廼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小雅小宛篇　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既濟象辭）書曰遠乃猷（康誥）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雅板之篇）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稗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二語見史記貨殖傳）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生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共為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臣竊見國家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莩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

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年穀登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下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洊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

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四夷水旱事之細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大雅桑柔篇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攻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

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茍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所以痛心泣血日夜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又苦蹊盭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為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

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没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

瓊山丘濬曰孔子告魯君謂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憂可知矣蓋人君惟不知憂也故不知所慮當夫安逸之時知有亂亡之禍

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消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鐘於歷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亂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

則必憂之矣憂之則慮之慮之於無事之時而尋其端緒之所自起究其流弊之所必至如光所言之六事觸類而長之隨機而應之逆料其未然之害遠探其將至之患千里之外如在目前百年之遠如在旦夕事事而思之惟恐一物之失理汲汲而

失理亂亾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内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真宗深以為善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

已之惟恐須臾之尚在不玩狎而因循不苟且而姑息如此則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尚何危難之有哉

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為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訟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晏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徒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

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增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蚤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隆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遥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梓材篇此言為

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辯貴賤立紀綱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誥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敢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今遠方窮民轉死於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

廟廣修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
而彫繢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
元元怨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爲樂也不亦遠乎
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殽而鉤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
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寃結不理而拘泥微瑕糾摘細
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艸野而考校文
辭指決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
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

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為舟摶土為楫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有覦心移易風俗使人無離

言事之文能挹理要

怨別白是非使萬事歸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讒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選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彩之飾歌頌之聲眩惑愚俗之耳目哉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元豐八年上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

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隂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覬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茍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

令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上言
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襃
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
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揺機
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
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
之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
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

用筆如剸犀截象嶄然有勢

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牓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進止

知人論

考制度習威儀辨牢餼之等詳籩豆之數此宗人之職

也察清濁別正邪協律吕之音肄綴兆之容此太師之職也練士卒簡器械戰必勝攻必取此將帥之職也明法令審獄訟禁彊禦誅姦回此士師之職也豐衣食行貨財通有無紓滯積此司會之職也便舟輿利器械守法度禁淫巧此工師之職也考龜筮占祲祥相吉凶視休咎此太卜之職也謹蓋藏吝出納治文書精會計此府史之職也若夫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夫天下至廣也兆民至衆

也萬幾至繁也而天子兼而有之必將以一人之耳目智力為之則所及者寡所廢者多矣是以明主擇輔佐以論官師論官師以正羣吏正羣吏以和萬民則治約而事無曠矣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則臣良矣良則事康也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凖兹惟后矣又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兹

此為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也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是以笑荀子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治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所以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以上並荀子王霸篇人主者守至約而詳

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埶業以是統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自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

臣乾學曰大意以勞於求才逸於任人立說然元祐得之於涑水而熙寧失之於臨川故曰知人之明不可學也

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恭已而已矣由是言之人君之事守莫大於知人也昔者舜導百川不如禹殖百穀不如稷布五教不如契聽五刑不如臯陶典百工不如垂典山澤不如益典禮不如伯夷典樂不如夔然而明此八者之本能知其人而任使之者舜也譬如車之有轂宮之有棟人之有

心此羣聖所以為之役而歸之功也嗚呼帝王之事美矣大矣固不可得而言也齊桓公兄弟爭國暴於犲狼閨門不治甚於狗彘然獨能知管仲之賢舉國而委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是以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指麾左右而諸侯莫敢不從後世言桓公者徒知其賢而不復知其惡也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於桀紂

然而知楊愔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人以為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凡此皆淫昏暴亂之君也徒以能知賢人而用之大者以霸其次以安小者以存況乎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逄蒙之關繁弱繁弱弓名孟關彎同責之揮干將何適而不達何射而不中何擊而不斷哉

或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則既知之矣抑以堯之聖而失之四凶孔子之聖而失之宰我子羽夫人豈易知也哉曰是則然矣夫射者必志於的弓矢既調專精審固而

發之雖或不中亦鮮矣與夫冥冥而射者不猶愈乎昔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是亦知人之術也顧人主不深察而已

洞中當時情事故明快如此其欲寬民力以為備尤為國家本計

矣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仁宗朝舉進士歷官至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臨大節決大議篤於行義雖在帝前無所屈勸仁宗建儲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盡白依奏乃已神宗朝力諫青苗之害遂致罷黜

請裁冗官冗兵疏

臣比嘗建議方今官冗兵多民力不堪請詔中書樞密大臣斟酌裁抑及今累月不報退自伏念當世之務莫急於此而朝廷恬然不以為怪此臣區區不得隱默也

夫慮之有素爲之有備事至而應則安靜而詳實慮之無素爲之無備事至而應則倉猝而乖忤大抵近事多失於倉猝而不安靜者慮之不先備之不豫也前日契丹使至虛言紛紛朝廷自顧國用之不足民力之凋弊無以待之也大臣不知計之所從於是乎請募兵以自塞責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濁而復撓其源也景德中契丹内寇靈夏不臣是時兵不滿五十萬西備北禦沛然有餘今兵倍之矣而尚若不足者臣不識所

臣杜訥曰核冗食以紓民困乃當日之急務指陳精切與朗令人心目豁然更見筆鋒犀利

謂也虜才遣一介之使而增益者又數萬及其去也中外相慶謂為無事殊不知新兵之費歲損已百萬緡矣其費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也方愁苦之時又重賦之以為備豫計者未見其可也此所謂倉猝而乖忤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如何爾儂智高寇嶺南前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亡奔走北不可勝紀陛下親遣狄青然而卒能取勝者蕃落數百騎耳此兵不在衆近事之效也陛下何不特

此說以詰大臣之益兵者臣愚以為備契丹莫若寛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寛關陜之民備雲南莫若寛兩川湖嶺之民備天下莫若寛天下之民民力寛則知自愛雖有外虞人人可為兵用人人自愛之兵以禦外虞何往而不克何征而不服哉古人所謂猶手臂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者用此兵也臣所謂慮之有素為之有備者此也今夫官所以養民者也兵所以衛民者也今養民衛民者反殘民矣而大臣不知救民臣恐朝

詳復排原文勢愈緊而用意愈切殆彌災之本術經國之藥言也

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近年以來地數震動河不軌道日月星辰譴見於天皆民之感也伏請明勑大臣求所以息民之術以應天地之變而為宗廟社稷計臣不勝大願大臣以募兵塞責當是王德用事見皇祐元年十二户

再陳宫冗兵多疏

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放税免役及以常平倉軍食拯貸存䘏之恩不為不至矣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寛其力役輕其租賦歲雖

臣廷敬曰前疏事已詳言此但反覆申說其意句足節解句斷筆力健舉無侯substantive變辭以句飾也

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少歉雖加重施固已不及事矣此無他重歛之政在前也今特一穀不熟而流民如此就使九穀皆不熟朝廷將如之何臣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歛有司之重歛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廣而經制不立也又聞許汝鄭等處蝗蝻復生亦由貪政之所感也天意以為貪政之取民猶蝗蝻之食苗故頻年生蝗蝻以覺悟陛下也春秋書秋初稅畝冬蝝生說者以為緣履畝而生此所謂

貪政之感也國家自陜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不惜高爵重禄假借匪人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羡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此皆貪政也貪政之發於掊克暴虐此民所以怨也所以干天地之和也水旱之所以作也臣前此言官冗兵多民困者屢矣未蒙報下伏乞陛下勑大臣檢臣前所上章考今官數兵數與賦入之數立爲經制又罷土木之費民得足食而少休息則天地之和至今古之言太平者止於使民之足食也今誠能

立經制省官與兵節土木之費使民足食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可坐致顧陛下責任大臣何如爾　按三代以後相臣德業首諸葛惟司馬光足以匹之陳壽之評亮文也曰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今觀光之文亦可謂煩悉矣其心力萃於通鑑一書而其奏疏皆切直精當以經術經世務者朱熹曰温公可謂知仁勇也活國救世何等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集文多不勝載登其尤者蓋其自謂如人參甘草可以愈病者審矣范鎮平生與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熙寧元豐之間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光與鎮二人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凝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讀其文可想見也

范百禄字子功鎮從子神宗朝進士歷官至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

正論典禮之失致詞不嫌於激切

對制科策時治平水災大

臣方議濮禮

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魯莊公丹桓宮楹又刻其桷以自夸大天應是而大水夫傳飾非典猶不畢其先君其變且若是況今朝廷陳奏顯言欲為兩統貳父之舉簡宗廟者豈有愈於斯耶昔漢孝哀尊共皇而河南頴川大水孝安尊徳皇而京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威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湧井溢又明年平原王以奉崇皇祀尊馬氏為崇園貴人而京師雨水孝

靈尊仁皇而京師大水歷考數者之異若有期會而至異世同驗密如符節彼衰世之主豈足為昭代之所取而復道之哉然足以明天心之不易也今之為異先事而發有以見上天開祐有道之意豈不昭昭歟陛下之於濮安懿王情可以殺而禮不可加也恩可以斷而義不可以隆也禮為人後者為之子陛下父事先帝而繼體承祧古者特重大宗則降其私親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社稷之祀重也門内之期輕也宜殺而隆

之宜輕而重之則不得於先王之禮矣不得於先王之
禮則不得於人心不得於人心則不得於天意此變異
之所從來也陛下明詔罪已以來直言兾以答塞天變
今踰月矣然未聞朝廷有所改修將有司之未嘗言耶
抑言之而朝廷弗之行耶有司而不言則是有司不良
以負陛下也言之而朝廷弗行則是朝廷之不畏天變
也有司負陛下則有責朝廷不畏天變則天之責將何
以復之耶臣竊以是為過矣朝廷無艱乎改之而已古

臣英曰古采紛錯詞意激昂宋文之以筆骨勝者

之聖帝明王未嘗無過然而貴乎能改是其所以為聖帝明王也商湯之過以旱災而改中宗之過以拱木而改高宗之過以雊雉而改成王之過以雷風而改宣王之過以雲漢而改此五帝王者皆不能無過然而或致太平或為中興榮華訖今歌頌不已惟其能改過也夫令之過特有司過言而陛下未有過行也是非世俗之所謂過也蓋仁者之情爾孔子曰觀過知仁令而改之深詔有司勿復議追尊事以禮言之上不失尊天地社

稷宗廟一統之大義以仁言之則不失思慕閨門顧復
罔極之厚恩臣愚請因濮安懿王建國為之立長以為
嗣王世世奉祀安懿王永為一國太祖則神靈享於禮
義人心悅而天意解矣大雨之眚何用禳哉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四